



列傳第三十一

南史四十一

李

延壽

齊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遙光

曲江公遙欣

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

衡陽公謀

侯坦之

衡陽元

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

宗宣帝問

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

皆良礎也。上宋位安定太守卒。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謚。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

鈞定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乳色餼餽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即敕外如先給通憶車雉尾扇等事。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闕當問訊武帝。庭羸骨立。啓革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義。道人兵以聞武帝。即幸鈞所見之。愴然還謂褚泰曰：衡陽猶奇毀損。卿可數相撫慰。先是貴人以事殺厨子。

剪刻錦繡中。倒炬鳳皇蓮。夏星月之屬。賜鈞以為玩弄。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鮑見者皆云。

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性

遊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

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為文學。鈞常

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

玠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

中。玠曰：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

諸。爭効為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居身

率。以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種。山泉

殆窮言 均往遊之珪曰殿下勳朱門遊紫闥詎得與

人交耶 白 勳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心在書

雲珪大 上 郡張 清抗絕俗雖三公貴人視之如

也唯 謂從兄 陽上飄飄有去下氣 風情

素韻 懷融與之 老之將至見 此歷位

秘書監延興元年為明 殺明帝立以永陽王 此

本國繼元王為孫子珉字雲璈武帝第二子也初封

安郡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後以武陵 王

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仕宋位奉朝請卒

帝即位追加封謚三子長鳳次鸞是為明帝次紇是為安

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負郎卒高帝即位謚靖世子

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為景皇妃江氏為后立寢廟於

御道西陵曰脩安追封鳳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為望

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為神鳥而改鸞鳥為神雀子遙

光嗣

始安王遙光字元暉生而躄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

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誅賞

諸事唯與遙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見從建

武元年為揚州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

南史列傳三十一

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久清
閑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悅學唯曼遊是
好朝議令蔡仲熊爲太子講禮未半遙光從容曰文義之
事此是士大夫以爲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爲上
以爲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即本號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
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
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末元元
年給班劍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多忌人有
餉履者以爲戲已大被嫌責劉繪嘗爲牋云智不及葵亦
以忤旨旣輔東昏潛結江祐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

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急
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祐被誅東昏召遙光入殿告
以祐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
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轍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
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築武進停東府前渚
荊州衆力送者甚盛東昏誅江祐後憲遙光不自安欲轉
爲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遙光憲見殺收集荆豫二州部曲
於府東門衆頗怪其異莫知其指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
丞劉胤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等并諸僮楚
欲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取伏又召

南史列傳三十一
四
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便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
攻臺輦焚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
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至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
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變及日出臺軍
稍至遙光於是戒嚴赦都下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
司馬曹武屯青溪大橋太子右率左興盛屯東府門東籬
門衆軍圍東城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比殺軍主祭
天愛初遙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從既而暢
與撫軍長史沈昭略奔臺人情大沮又垣歷生從南門出
戰為曹武所禽謂武曰卿以主上為聖明梅茹為賢相

我今死卿即小死遂殺之遙光聞歷生見
言竦踊使殺歷生以其晚臺軍射火箭燒
臺歷生還小齋令人反拒左右並踰上
臺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
梯閣入斬之遙光舉事四日而卒舉事之
月為大臣蝕而既必滅之道未敗之夕城
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為異臺軍入城焚
劫時甚貞正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為兒童
竟共齋居止呼遙光為安兄恩情甚至及
臺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

天下知名之士劉涇涇弟謙
誅

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守

選於髻亂中便疑然明帝謂

亦有句幹必成令器未知年

心其兄弟不富貴但恐紈不

然而悲始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

志欲墜落遙欣謂曰几戲多端何急彈此

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

為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年十五六

羽冠拜中書郎帝入輔遙欣與始安王遙

子凡所談薦皆旨其人由是朝野輻湊軒蓋

明帝以遙密充州刺史時豐城公遙昌

亦使殿密宴始安王遙光亦在座帝慘然

為汝兄弟不富貴而言不及見如何

為國侍者兩淚及洳歐陽岸忽謂

云有門生因彈見昂遂以此

小兒時聊復語耳那復遂斷邪

聞喜縣公遷荊州刺史加都

持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

以西在外威權并在其門遙欣
永泰元年詔遙欣以本官領雍
銀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空謚

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幼幾恩
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
公則曲江公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
重出及公則卒幾為之誄時年十五
其舅蒸搏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
公積善之慶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

末年專釋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
遂為之記卒于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遙欣弟遙昌
字季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謚憲公
安陸昭王紆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封
安陸侯為五兵尚書出為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
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
其能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紆留心辭訟人人
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無恨為百
姓所畏愛及卒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山為立
祠謚曰昭侯明帝少相友愛時為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職

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紆靈輒慟絕哭不成聲建武元年
贈司徒安陸王子寶睭嗣永元元年改封湘東王東昏廢
寶睭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既而城內送款于梁武帝宣
德太后臨朝拜太常不自安謀反及弟江陵公寶賢霄城
八 真宏皆伏誅新吳侯景先高帝從子也祖爰之真外郎
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為舅
氏鞠養高帝嘉之常相提攜及鎮淮陰以景先領軍主自
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武帝為廣興郡啓高帝求景先同
行除武帝寧湖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建元元年為太子
左衛率封新吳縣伯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乃

改為景先以避二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
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輳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
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祚詔以景先為
兼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門中
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事邪景先奉謝景先事上
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
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景先常
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為侯始昇明中沈攸之於荊州
舉兵武帝特鎮江州益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壘中有小兒
呼蕭丹揚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

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日以白帝
帝曰汝之目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楊尹景先曰寧有
作理尋以收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為丹楊尹謂
曰此授欲驗往年益城壘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
卒謚曰忠侯子毅位北中郎司馬性奢豪好弓馬為明帝
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
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為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為
黃門侍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于丹楊故所立宮上令赤
斧輔送至因留防衛薨乃還後為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

剝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丞相將軍武帝親遇與蕭景先
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絹為
衾武帝聞之愈加惋惜謚懿伯子穎胄襲爵

穎胄 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高帝謂赤斧曰穎
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
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勉之賜以醫藥除
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
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胄詩曰旨上謂穎
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上以穎胄勲戚子弟自中
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為新安太

守吏人懷之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州尉明帝廢立穎
胄從容不為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為侯賜
以常所乘白榆牛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

上壽

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
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
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
後為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府事是年魏揚
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人入城百姓驚恐席卷
欲南度穎胄以魏軍尚遠不即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為南
兗州刺史加都督和帝為荊州以穎胄為西中郎長史南

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柘專執朝權此行由柘穎胄不
平曰江公盪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廝小崔陳敗
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
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梁武
帝帝時為雍州刺史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穎胄親人王天
武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井襲荆雍書與穎胄勸同舉兵
穎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
我亦不復還矣席捲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
不進梁武帝復追天武齋書與穎胄設奇略以疑之是時
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

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
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
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
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
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
送天武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固不濟矣忱亦勸焉穎胄
乃斬天武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
勒兵斬之傳首于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胄
有器局既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為龍數千
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穎山因取此龍以充

軍實乃歎曰往年江拓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十
二月移檄建鄴三年正月和帝為相國穎胄為左長史進
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武屢美勸和帝即尊號
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
南北郊州府門城悉依建康官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
為蘭臺南郡太守為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柘齋中
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為
嘉福殿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為侍中尚書令監八州軍事
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穎達為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
率師隨梁武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

攻陷郢城梁武進漂州使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又
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巴西太
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峽口
穎胄遣軍拒之而梁武邑平江郢圍建康時穎胄輔帝主
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嗽白肉膾至三斗自以職居上將
不能拒制瓚等愛愧發疾而卒州中秘之使似其書者假
為教命時梁武圍建康住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亦
秘不發喪及建康平蕭瓚亦衆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
贈穎胄丞相前後部鼓吹班劍三十人輜輶車黃屋
左纛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渚
次葬依晉王導齊臨章王故事謚曰獻武

弟穎達少好勇使氣穎胄齊建武末行荊州事穎達亦為
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與兄
穎胄舉兵穎達弟穎孚自建鄴為廬陵人脩景智潛引與
南歸穎孚緣山逾嶂僅免道中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
康平梁武帝以穎達為前將軍丹楊尹及受禪贈穎孚右
衛將軍封穎達作唐侯位侍中衛尉卿出為豫章內史意
其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齏酒不悅沈約因勸
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
為何忽復勸我酒舉坐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

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
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少時懸瓠歸化穎
達長史沈瑀等苛刻為盜所害衆頗疑穎達或傳謀反帝
遣直閣將軍張豹子稱江中討盜實使防之穎達知朝廷
之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將軍謚康侯子敏嗣
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訟者遷於畎焉後張弩
損冑心卒第七十數太清初為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宜豐
侯循以為府長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
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推埋者懼而退數謂無此理求
自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數時居母服清談所歎

陽公諶字彥孚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清真外郎父山
桂陽國下軍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
諶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為腹心昇明中為武帝中軍刑
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女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
宮諶領宿衛高帝殺張景真武帝令諶啓乞景真命高帝
不悅諶懼而退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
仗主齋內兵仗悉委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為左中郎
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卧疾延昌殿諶在左右宿直
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即位深委信諶諶每請
宿出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

憂救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諶回附明帝勸行廢立
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
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
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無護身計乃廢帝日領兵先入後
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
爲公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
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衛陽郡公明帝初
許事剋用諶爲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
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甌筋者諶恃勲重干豫朝政
明帝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

二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
留諶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吳智明數
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
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飯與人
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
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
秋而智明死見諶爲崇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諶好左
道吳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減高帝諶喜曰感卿意無爲
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永明中爲建康令
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

凡有國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
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侯徵為左衛將
軍上欲殺誕以誕在邊鎮拒魏故未及行魏軍退六旬誕
誅遣梁武帝為司州別使誅誕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
聞誕死曰蕭氏皆盡妾何用生慟哭而絕誕弟誅字彥文
與誕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衛率誅誕之日輔國
將軍蕭季敞啓求收誅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誅徐曰
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
相報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為誕所獎說故累
為郡守在政貪穢誕輒掩之徵為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

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為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
中為蛭所啣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為村人所斬論者
以為有天道焉

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夫
父放祖武進令坦之與蕭誕同族為東宮直閣以勤貞為
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
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負郎南魯郡太守少
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難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
及出後堂雜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
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為耳目隆昌元年

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少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帝
在臺內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黃敝禪跂牀
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湛欲共廢我似非虛
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
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
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
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以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
可以尼媿言為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
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
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為除諸執政應須當寧人意在沈

文季夜遣內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
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
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
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
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
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瑋瑁
牀上卧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請譬
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殺既與蕭湛及坦之定謀少帝腹
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湛未能發始
與內史蕭季敬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湛欲待二蕭

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謀
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
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
政應作餘計耳謀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即位
除黃門郎兼衛尉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為侯東昏
立為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母憂起復職加將軍置府
江拓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
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无
解我其不敢言及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
禪跣走逢臺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謂曰始安作賊

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錄端不答而守
防逾嚴坦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為得
罪朝廷若不信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答端至小街審
知遙光舉事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
垂將接坦之曰向語君何所道豈容相欺端以馬與坦之
相隨去比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
麤仗乃進西掖門開鼓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
嗣叩北掖門告遙光反殿內為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
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
外軍已至若戎衣或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

臺丙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楊尹右軍如故進爵為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蕭癩剛假專執羣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亦貧唯有質錢怕子數百還以告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論曰有齊宗室唯始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以非道遙光之殘酷其卒至顛仆所謂亦以此終者也

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末途倚仗豈預圖之所致乎謹與坦之俱應顧託既以傾國亦以覆身各其宜矣

列傳第三十二

南史四十二

齊高帝諸子上

李

延壽

豫章文獻王疑

子子廉

子恪

子操

子範

齊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疑謝貴嬪生

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暉任太妃

生安成恭王暕陸脩儀生鄱陽王錡晉熙王鉞袁脩容生

桂陽王鐸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銓區貴人生衡

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

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

高帝兄元王後

豫章文獻王焘字宣徽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成
之量高帝特鍾愛焉仕宋為尚書左戶郎錢唐令高帝破
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疑為晉壽縣侯後為武陵內
史時沈攸之賤伐荊州界內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羣
蠻死怒酉溪蠻主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賧千萬頭擬
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篡立頭擬子田都走入獠中
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都城下疑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
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疑誅婁侯於郡獄命田
都繼其父蠻眾乃安入為宋順帝驃騎從事中郎詣司徒

表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疑居青溪宅
蒼梧王夜中微行於掩襲宅內疑令左右擗刀戟於中庭
蒼梧從牆間窺見已有備乃去高帝憂危既切腹心荀伯
玉勸帝度江比起兵疑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
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剋勝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
蒼梧殞高帝報疑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即位轉
侍中摠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疑出鎮東府
加冠軍將軍及表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
疑遣帳內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深等俱至石頭焚
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為城防實

以為內應也疑知溫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據
檢皆已亡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疑出為都督江州
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荊州
刺史時高帝作輔疑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
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疑書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
荒人散寔須緝理公臨蒞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
慕義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朞月有成而公旬
日成化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眾開人相告士庶坐執
役者甚眾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
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多所寬假百姓甚悅禪讓之間

武帝欲速定大業疑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高帝
即位赦詔未至疑先下令蠲除部內昇明二年以前逋負
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詔以疑為南蠻校尉荆湘二州
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給班劍二十人其
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三十人取舊
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
林參軍一人文學一人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
穀過賤聽人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羣士
命積年鼓行為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

沈攸之連討不禽末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
先期結柴於三溪依據深險疑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為義
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為禮遺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
郡獲安入為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
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疑以將還都
修廨宇及路陌東部曲不得齋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
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疑發江陵感疾至都未瘳上深憂
慮為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
金石樂使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即位進位太尉增置兵佐
解侍中增班劍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

代嫡之意而疑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
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永明元
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宋武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
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疑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
為恒制從之疑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
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
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此以來此事一斷上與疑同生相友
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疑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
服烏紗帽以侍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
制務從減省並不見許又啓曰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

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為辦無乖格制要是攄栢之華
一時新淨東府又有此齋亦為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
下情竊所未安說訪東宮玄圃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
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
亦恐外物或為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不上答
曰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為作煩長啓事竟
不從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疑求解太傅不許疑常慮
盛滿又因言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
汝一世無所多言武帝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疑
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泝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

推問疑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在寬厚故
得朝野歡心四年唐禹之賊起疑啓上曰此段小寇出於
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比藉聲
聽皆云有由而然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
損者大撻籍檢功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
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字
宙之內何可周洗公家何嘗不知人多巧古今政以不可
細碎故不為耳為此者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
下弟兒大臣猶不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
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紘紘上答

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為是不蚊蟻何足為憂至今
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辯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
聽復籍注是時武帝奢後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太樂景
弟暴室皆滿猶以為未足疑後房亦千餘人潁川荀丕獻
書於疑極言其失疑咨嗟良久為書答之又為之減遣丕
字令哲後為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
曹荀君丕報書曰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
長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
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逞都造敵臨事僕必先
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

以位為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於是直題云

王儉當時尚書令王儉當朝丕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

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

劉劭劭史隨王子隆請罪丕不自申乃免又上書極諫

言直帝不悅丕竟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

言不殺有罪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五年疑進

位天官馬八年給皂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疑身長七尺

八寸疑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

疑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

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姑

顧則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彦兄弟友生
遂擊贊以此為樂上大賞之他日謂疑曰臨川為善遂
疑曰此大司馬公之次第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
指疑曰未若皇帝之次第為善最多也疑常戒諸子曰
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
不削奪邑地可不戒乎
疑曰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人心
從其表闕駢駢於東岡駢駢及闕形勢甚巧矣
之後諸帝上陵皆摸範而莫及也永明

駕數遊幸唯疑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疑
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為尉司所呵也疑對曰京輦
之內皆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賜以魏所送羶
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
疑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疑邸後堂設金石樂官人畢至
登桐臺使疑著烏紗帽極日盡歡敕疑備家人之禮疑謂
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真言如
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
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十年上封疑諸子
舊例王子封千戶疑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戶其年疾

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百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
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斂以衮冕之服溫明秘器大鴻臚持
節護喪事太官朝夕送祭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
過葬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綬綬
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
黃屋左纛虎背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
送儀並依漢東平王蒼故事疑臨終召子子廉子恪白吾
無後當共相勉勵篤睦為先才有馮以位有通塞運有富
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侮勤學行守其業修閨庭尚閑
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

情也三日施靈帷香火盤水干飯酒脯擯榔而已朔望菜
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輿
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擯榔便足棺器
及墓中勿用餘物為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環刀一口
作冢每令深一二依捨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
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
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為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武帝哀
痛特至蔬食積旬太官朝送祭奠敕王融為銘云半岳摧
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
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便歔歔流涕疑薨後第庫無見

錢武帝敕貨雜物服飾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疑性沉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疑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胷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玉手板與之謂曰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

閻直兵倒地仍失手板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穆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戔次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管辨藹又口率沈約書請為文約荅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間閉鄙人名不入第歛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霑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為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疑甚重之宋時武帝及疑位官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已損身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

公事晚還飢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不好忌疑倍加敬重疑薨後少時亦亡

子廉字景藹初疑養魚復侯子響為嗣子子廉封永新侯子響還本子廉為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并邑以傳于後降封新塗侯

子廉弟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竒之建武中為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為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煮棗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卧主書單景雋啓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尔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孚以荅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東昏即位為侍中中興二年為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元年降爵為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

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
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
宋孝武為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為
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
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本為庸常被免豈疑得全
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
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
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
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
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在時我

與卿兄弟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
旋者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
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
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滅卿門
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耻亦是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
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
我今為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
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
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
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

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
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為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
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
內齋直帳闈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為齋帥在壽光省武
帝呼問曰汝比見北第諸郎不若見道我此意今日雖是
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盤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非唯在
我未宜我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
我心叔祖即出具宣敕意子恪普通三年累遷都官尚書
四年轉吏部六通二年出為吳郡太守卒官謚曰恭子子
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

暉子恪常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
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
故不傳文集子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
準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為負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為給
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為例永泰元年凡南康侯子恪為吳
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為吳郡太守永元中為黃
門郎子操弟子範字景則齊永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
洗馬天監初降爵為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
範有孝悌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
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

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
皆使具草後為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楊尹復為正
以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蕃府而諸弟並登
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為到府牋曰上蕃首僚於茲再忝河
南雌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
鬢孳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
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
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也後為秘書監
簡文即位召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
葬簡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詒曰此段

莊陵萬事零落唯哀冊尚有典刑敕賚米千石子統
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京
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
王記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
弟乾字思暢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
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為宣城王
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引為司空從事中郎及受命
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
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柴

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賈南征趙他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卿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款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宰守並受寶應署置乾獨不屈徙居郊野及寶應平都督章昭達以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謚靜子

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幼聰慧疑偏愛之七歲封寧都縣侯梁天監初降為子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眾家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詔付祕閣累遷邵陵王友後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茲日時以為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武帝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

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
畏鬼神性愛山水為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
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
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為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
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常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
尚書其見重如此出為吳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
中中書令及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為
自序其略云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
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
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思
廡

鸞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傳崔馬邯
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
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
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
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
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
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
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
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
庶子卒愷太子家令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

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朓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
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
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
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
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
於侍中子顯弟子雲

子雲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
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為子及長勤學有文藻弱冠撰
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
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羣夏月對賓客恒自裸

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二
十方起家為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
束帛累遷丹楊郡丞湘東王繹為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
衣之交大通三年為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人吏悅
之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牲
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啓宜改之敕荅曰此是主
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
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
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隸為時楷法自云善效鐘
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荅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

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
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
已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澈字體始變
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武帝所
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
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
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
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荅曰侍中尺牘
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三日
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各自外荅餉不書好紙

如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文是太清元年復為侍中國子祭
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入閩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
卒于顯雲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
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達字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
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
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
遺啓簡文求為墓誌銘帝為製銘焉

子雲弟子暉字景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慾嘗
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為講賦奏之甚見貴卒於驃
騎長史

傳第三十二

南史四十二

第三十二

南史四十二

齊高帝諸子下

李

延壽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姿容
 各止仕宋位給事黃門侍郎南兖州刺史留心吏事
 莫不肅然令行禁止高帝踐阼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封
 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郢還
 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邪乃復求利改授都督
 揚州刺史莅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
 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為侍中驃騎將軍五

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
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贈
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元初為侍中入梁為高平
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為黃明侍郎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為高帝所
愛昇明二年代兄映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
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弈都街時人為之語曰煥煥
蕭四織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監三州諸軍事高帝
踐阼晃每陳政事輒為典籤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
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為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

阿後湖鬪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是不悅臨崩以晃為武
帝處以輦轂近蕃勿令出入永明元年以晃為都督南
州刺史入為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

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

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穆
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
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
相圖佗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
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後拜
車騎將軍侍中薨贈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嘗幸鍾山晃從

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葉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是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是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畢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從高帝在淮陰以罪誅是年四歲思慕不成人每慟吐血高帝敕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住每抑割之三昧畢小字也故畢見愛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畢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隸少時人無基局乃破荻為片縱橫以為基局指點

品性剛穎雋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高為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二年為會稽太守加都督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為畢講五經武帝即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巫覡或言畢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踈其骨肉帝不悅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為首陽

蓋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
及退豫章文獻王謂畢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
荅曰畢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踈婁偏不知悔好
文章射為當時獨絕琅邪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畢也武
帝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長王嶷不召畢嶷曰風景殊美
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何如
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曰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
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文又上
舉酒勸畢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荅豫章王
於邸起上山列種桐竹號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為樂顧
臨川王映王郎亦有嘉名不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為稱又
問畢畢曰臣山卑不曾栖靈昭景唯有薇蕨直號首陽山
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為江州刺史上以畢方出
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畢曰先帝賜臣此宅使
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
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畢得失徵還為左戶尚書遷
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畢獨後來上已還
便殿聞畢至引見問之畢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
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為通公
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

南史列傳三十三
畢衣單進襦於畢畢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
詣畢畢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率直為飽
食盡歡而去尋為丹楊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
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臨崩遺詔為衛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
未至衆論喧疑畢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
立太孫及鬱林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贈司空班劔二
十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歷位南
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年為

敬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及薨

鄱陽王錡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即位為雍
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錡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
愕然問其故錡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顏色聖顏損瘦
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楊尹永明
十年為領軍將軍錡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章有寵於武
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為錡在官理事無擁當時稱
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疑其年給油絡
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領兵置佐錡雍容得物情為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

帝諸王問訊獨留鏘謂曰聞鸞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雅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無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置朝生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

丁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排牆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為鄱桂鑠清羸有冷疾常枕臥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詖遇其賞輿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昌元年加

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棕曰吾前日覲王王流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袁粲時為秘書丞早有令與高帝感重鑑乃以豕為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

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一臨州劉亮為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意來作此州異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末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為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勝意反語為始興碩言於此乃驗先是劫帥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悰

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為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為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皙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遺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皙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三日曇皙還說顯達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時年十四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

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為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棕棕荅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門即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謐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蟻蛇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為阜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為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

士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甬銅色黑如漆其薄上有銅馬以繩系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九年為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上以與鑑久別車駕幸石頭宴會賞賜三守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上為南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宮居第樂飲其日鑑疾上遣騎詔問疾相繼為之止樂尋薨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蒼

梧上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居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牕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暮月之間殆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觀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錡曰聞黎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錡曰昔鄒忌鼓

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為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
 文和別駕江柘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為益州置酒告
 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
 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為當時蕃
 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
 王武帝荅闍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闍黎鋒小
 名也隆昌元年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及明帝
 知權蕃即危懼江柘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
 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
 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柘遂復為混沌書

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
 生哉當時以為詿言常忽忽不樂著脩禎賦以見志曰既
 殊羣而杭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
 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
 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之行
 事典籤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
 鋒荅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
 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詰責
 左右不為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
 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

數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脩栢之賦乎
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戶尚書朝直勤
謹未嘗屬疾永明七年出為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
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閭
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
誰敢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銳見害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
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
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
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歎欷清

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為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雖
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為籤所制立意多不得
行州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為嚴
器又有金蠶銀爾等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敕以物賜之
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
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
行左右誤排柵溜屏風倒壓其昏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
不顧視彌善射常以棚的大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
取甘蔗挿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
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

無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
文惠諸子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
以四海為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
果遣呂文顯賈藥往夜進聽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坐謂
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荅云出不獲
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身長七尺鏗狀似兄疑咸以國器
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閣時年七歲陶弘景
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
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
事多秘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

老燕記云

晉熙王鉉字宣胤高帝第十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

史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鉉字宣胤高帝第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帝

鉉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意焉

為納柳世隆女為妃武帝與羣臣看新婦流涕不自勝穆

章王疑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鉉高帝所愛亦以

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鉉年三四歲高帝嘗書卧纏髮鉉上

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纆賜鉉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繩

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建武中高

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正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為名鉉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見害聞以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數建安乞為奴而不得仰藥而卒鉉二子在孩抱亦見殺

論曰豫章文獻王珪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己所安率由忠敬雖代宗之議早隆皇賜而天倫之愛無虧永明故知為仁由己不虛言也自宋受首終馬氏遂為廢姓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梁武革齊弗取前轍子恪兄弟並皆錄用雖見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獻之餘慶昔陳思表云權之所

存雖踈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此言實存固本然就國之典既隨代革卿士入朝作貴蕃輔皇王託體同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猜疑武帝顧命情深尊嫡密圖遠筭意在求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顧託遂韜末命於近戚寄重任於踈親以為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存隆家國曾不慮機能還衡權可制衆宗族纖滅一至于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自史列傳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南史四十三



